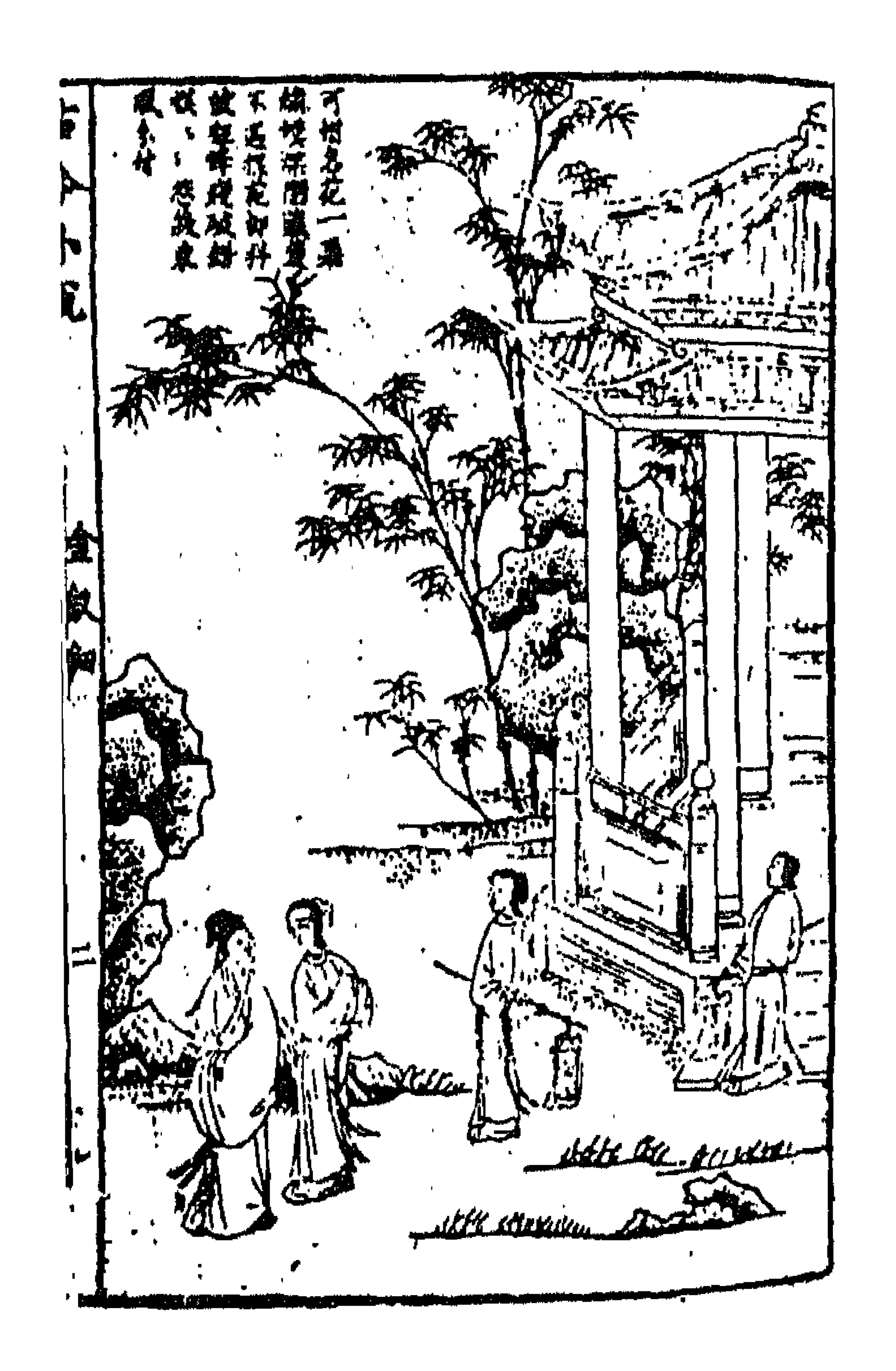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可惜名花一朵
繡幙深閨藏護
不遇探花郎抖
被狂蜂殘破錯
錯々怨殺東
風分付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世事番騰似轉輪　眼前凶吉未爲真

請看久久分明應　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爲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裏急走上茅厠大解、拾得一個布裹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娘說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看見到吃了一驚道、你莫

非做下歹事偷來的麼金孝道我幾曾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却恁般說，早是隣舍不曾聽得哩這塲肚、其實不知什麼人遺失在茅坑傍邊、喜得我先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經記的人、容易得這主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賒別人的油賣、老娘道、我兒常言道貧富皆由命、你若命該享用、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來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非是你設心謀得來的、也不是你辛苦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

覓了、祇尋不見、這一塲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前了、也不可知、曾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番陰德、皇天必不負你、金孝是個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訓了一塲、連聲應道說得是、說得是、放下銀包裹肚、跑到那茅厠邊去、只見閙嚷嚷的一叢人圍着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東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找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喚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擁着閒看、金孝便問客人道、

好[illegible] 賢孝子

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有四五十兩、金孝老實、便道可有個白布裹肚麽、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還了我、情愿出賞錢、衆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該的、金孝道眞個是我拾得放在家裡、你只隨我去便有、衆人都想道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了人、那曾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異事、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夥人一鬨都跟了去、金孝到了家中、雙手兒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檢出銀包看時、曉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衆人啓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

賴着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剩得這些你匿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金孝道我從拾得回來就被老娘偪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賴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搶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隻小雞一般放番在地捻着拳頭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衆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聽得喧嚷歇了轎分付做公的拿來審問衆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傍

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卻說做公的將客人
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
邊道他拾了小人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一邊道小
人聽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人縣尹
問衆人誰做證見衆人都上前禀道那客人脫了銀
子正在茅廁邊抓尋不着卻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
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衆目共覩只銀子數目
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你兩下不須爭嚷我自有道
理教做公的帶那一干人到縣來縣尹升堂衆人跪
在下面縣尹教取襃肚和銀子上來分付庫吏把銀

妙在一問

斷事的大有學問

子兒准回復庫吏復道有三十兩縣主又問客人道你銀子是許多客人道五十兩縣主道你看見他拾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的縣主道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却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你失的銀子是五十兩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個人失落的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領這三十兩去罷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你的五十兩自

去抓尋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噙淚而去衆人無不稱快這叫做

欲圖他人　翻失自巳
自巳羞慚　他人歡喜

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鈿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囫圇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跡雖異天理則同却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爲官清介並不要錢人都稱爲魯白水

那魯廉憲與同縣顧僉事累世通家魯有一子乳名學曾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爲婚來往間親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携着孩兒在子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幾間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顧僉事見女婿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悞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僉事道如今

好算計

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宦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愿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卻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顧僉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

卑之甚　從一而終　賢矣哉

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命孟夫人道如今爹爹去催魯家行禮他若行不起倒願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里話若魯家

不能與孩兒情願守志終身決不敗道當初錢玉孜江全節留名萬古參參若是見逼孩兒就捐卻命亦有何難孟夫人見女抗性又苦他又憐他心一計除非賺過食事容地喚曾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忽一日顧食事往東庄收租有好幾日攛掇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與園公老歐到來夫人嘗而分付教他去請曾公子後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我自有重賞老園公領命來到曾家但見

門如敗寺屋似破窰窗槅離披一任風聲開閉廚

貪情可恨所以貪更不止

房冷落、絕無烟氣蒸騰、頹墻漏瓦、權棲足、只怕雨來、舊椅破床、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官家門户倒、誰憐清吏子孫貧

說不盡魯家窮處、却說魯學曾有個姑娘、嫁在梁家、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故、止存一子梁尚賓、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兒一處過活、家道粗足、這一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敎他作速寄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趁這幾日老爺不在家中、專等專等、不可失信、囑罷自去了、這里老

不入選之嫌偏之得近然可嘗

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裡當下囑付隊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〻正留着姪兒在房中吃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攛掇姪兒快去魯公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與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賓是箇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墻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衆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

細憑着愚兄還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賓道愚兄還要到東村一箇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又囑付梁媽媽道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媽媽也只道孩兒是箇好意眞箇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箇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已不好去打脫冒了正是

欺天行當人難識　立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却公子換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門逕投城

中須免事家來邪說孟夫人是托教老園公開了且門何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裡只見一個後生身上穿得齊齊整整腳兒走得慌慌張張望着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郎君可是曾公子麼梁尚賓連忙鞠個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去報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子到內室相見纔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鬟提着兩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簾秉燭而待那梁尚賓

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着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粗疎語言澁滯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貧智短他恁地貧困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娘親逼了兩三次想着父親有賴婚之意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當下離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

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裡都發痒起來這里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恓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真假不同心腸各別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禮休怪休怪假公子剛剛謝得個打攪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

略叙一叙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侷促本是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

夫人道老

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迹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鬟來禀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丫鬟掌燈送到東廂去了夫人喚女兒進房赶去侍婢開了箱籠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盃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値百金一手交付女兒說道做娘的手中

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濫尬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裡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悄地送小姐到東廂與公子叙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

[illegible]

[illegible]

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明知有個蹺蹊緣故只是不離果然一更之後管家婆挺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叙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歎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持綢繆儘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

見識不遠

連累他也恓惶墮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燈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被丫鬟們聽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云

可惜名花一朵繡幙深閨藏護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殘破錯怪錯怪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

失計處老夫人

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千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往東廂叙話這分明放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不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兒的終身閑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准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白白裡騙了一個宦家

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脚萬分便停只是今日咱家又來不為全美聽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纔放他去若得顧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凈了計較已定走到個酒店上自飲三盃吃飽了肚裡直延挨到午後方纔回家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為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並無踪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兒子衣服有麼田氏道他自己檢在箱裏不曾留得鑰匙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

通書達禮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傑只爲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冒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名替他極口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爲媳那田氏像了父親也帶三分俠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幹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開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却說姑姪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兒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噇酒整夜不歸

又沒尋你去處梁尚賓不回娘話一逕到自己房中把袖裡東西都藏過了纔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爲小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你只顧把件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梁尚賓道有一雙靑段子鞋在間壁皮匠家絎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到明朝梁尚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吃過了方纔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

捱時刻悞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類喚個庄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者親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牽掛魯公子作揖與身梁尚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着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趕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彼此

總算你却沒有個退步魯公子又道哥哥說得是正
是

背後害他當面好　　有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裡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
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
教婆子在隣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
有些磨壞的去處再把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
得黑黑的只是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
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纔移步逕
投顧僉事家來門公認是生客回道老爺東莊去了

魯公子終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那不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敢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你們門公傳話進去稟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如今是白白兒的瘦瘦兒的

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竟到後堂從解內張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樣子再問他今日爲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間今早纔回特來恭謁望恕遲慢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究竟又是那里來的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娘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懊悔之不及幸而沒人知道往事不須題

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柰何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都是空

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懷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痒難言喜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掇一把校椅朝上放下請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魯某拜見孟夫人謙讓了一回從傍站立受了兩拜便

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當某只為家貧有玷禮數蒙岳母大人不棄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覺惶愧無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廳門掩上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站住簾內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傳語道公子不該擔閣鄉間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鄉間有失奔趨今方踐約如何便說相負阿秀在簾內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遲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類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釵二股金鈿一對聊表寸意公子宜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為念管家婆將兩般

可憐

首飾逅與公子公子還疑是悔親的說話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子請快轉身留此無益說罷只聽得哽哽咽咽的哭了進去魯學曾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小婿雖貧非為這兩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似有決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既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夫人道我母子並無異心只為公子來遲不將姻事為重所以小女心中憤怨公子休得多疑魯學曾只是不信敘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

後也生退悔之心勞勞叨叨的說個不休孟夫人在山難辨倒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忽聽得裡面亂將起來丫鬟氣喘喘的奔來報道奶奶不好了快來救小姐嚇得孟夫人一聲冷汗巴不得再添兩隻脚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繡閣只見女兒將羅帕一幅縊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醒滿房人都哭起來魯公子聽小姐縊死還道是做成的圈套撚他出門兀自在廳中嚷刮孟夫人忍着疼痛傳話請公子進來公子來到繡閣只見牙床錦被上直挺挺倘着個死小姐夫人哭道賢婿你今番

認一認妻子、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貽累不小、快請回罷、教管家婆將兩般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挹淚出門去了、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莊去報顧僉事回來、只說女兒不願停婚、自縊身死、顧僉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殯不題、後人有詩贊阿秀云

死生一諾重千金　誰料奸謀禍穽深
三尺紅羅報夫主　始知污體不污心

却說魯公子回家看了金釵鈿、哭一回、嘆一回、疑一回、

用言搭赸好關口

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晚次日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賓曉得公子到來躲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縊死一事梁媽媽連聲感嘆留公子酒飯去了梁尚賓回來問道方纔表弟到此說曾到顧家去不曾梁媽媽道昨日去的不知甚麼緣故那小姐嗔他來遲三日自縊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呵呀可惜好個標致小姐梁媽媽道你那里見來梁尚賓遮掩不來只得把自已打脫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

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母舅作成你的你
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
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
開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閉了房門在裡面罵
道你這樣不義之人不久自有天報休想善終從今
你自你我自我休得來連累人梁尚賓一肚氣正沒
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腳跌開房門揪了老婆頭髮
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喝了兒子出去田氏捶胸大
哭要死要活梁媽媽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擡回娘家
去了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跡敗露當

晚一夜不睡發寒發熱病了七日嗚呼哀哉田氏聞得婆婆死了特來奔喪帶孝梁尚賓詰情不息便罵道賊潑婦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你幹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娘又來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見你村郎之面梁尚賓道怕斷了老婆種要你這潑婦見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門田氏道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願隨你這樣不義之徒若是休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梁尚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癡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付與

田氏果有俠氣

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

有心去調他人婦　無福難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賢慧女　一場相罵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追思女兒無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歐寄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奸也必然漏洩他人了等丈夫出門拜客喚老歐到中堂再三訊問都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曾洩漏是魯學曾自家不合借衣惹出來的奸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裡明明曉得有兩個人那老歐肚裡還自認做一

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大人大怒罵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血噴顏僉事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說被夫人打壞動撣不得教人扶來問其緣故老歐將夫人差去約會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會之事一一說了顏僉事大怒道原來如此便叫打轎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事要將魯學曾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詞差人拿魯學曾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把實情細細說了見有金釵鈿兩般是他所贈其後園私會之事其實沒有知縣就喚園公老歐對證這老

人家兩眼模糊前番黑夜裡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鬆放知縣又徇了顧僉事人情着實用刑拷打魯公子吃若不過只得招道顧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鈿助為聘資偶見阿秀美貌不合輒起淫心強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知縣錄了口詞審得魯學曾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難以夫妻而論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在死囚牢裡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

無人送飯想起這事與曾公子全沒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處些銀兩分付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顧僉事愈加忿怒石城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行千里

顧僉事爲這聲名不好必欲置曾學官于死地再說有個陳濂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顧僉事是同榜進士以此顧僉事叫他是年姪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究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時顧僉事先去囑托此事陳御史口雖領命心下不以爲然莅任

三日便發牌按臨穎州嚇得那一府官吏屎流屁滾審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劉學曾一起閱了招詞又把金釵鈿看了叫劉學曾問道這金釵鈿是初次與你的麼劉學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並無二次御史道招上說三日後又去是怎麼說劉學曾口稱冤枉訴道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俺家親事因父親是箇清官死後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聘岳父顧僉事欲要悔親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園公來喚小人去許贈金帛小人爲身在鄉三日後方去那日只見得岳母並不曾見小姐之面這奸情是屈

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見小姐這金釵鈿何人贈你魯學曾道小姐立在簾內只責備小人來遲悞事莫記婚姻蹇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鈿權留箇憶念小人還只認做悔親的話與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說當夜你不曾到後園去了魯學曾道實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釵鈿二物詳阿秀抱怨之氣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連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憤而死便叫老歐問道你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曾麽老歐道小人不曾面見御史道既不曾面見夜間

審問得好

來的你如何就認得是他老歐道他自稱魯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御史道相見後幾時去的老歐道鬧得裡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魯學曾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那魯學曾第二遍來可是你引進的老歐道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並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卻到後園來尋你老歐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後園來的御史喚魯學曾問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後園來你卻如何往前門去魯學曾道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

意兒真假只怕園中曠野之處被他踏見所以迷惑前門不曾到後園去御史想來曾學曾與園公分明是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曾學曾問老歐道那後園來的可是這箇嘴臉你可認得真麽不要胡亂答應老歐道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像是這箇臉兒御史道曾學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與何人的老歐道他家只有箇老婆婆小人對他說的並無閒人在旁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並沒第二箇人知覺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好回復老年伯又問曾學曾道

你說在鄉離城多少家中幾時節到的信魯學曾道離北門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魯學曾你說三日後方到顧家是虛情了既知此信有恁般好事路又不遠怎麽遲延三日埋上也說不去魯學曾道爺爺息怒小人細稟小人因家貧往鄉間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欲進城怎奈衣衫藍褸與表兄借件遮醜已蒙許下怎奈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御史道你表兄曉得你借衣服的緣故不曾學曾道曉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魯學曾道名喚梁

尚賓莊戶人家，御史聽罷，喝退衆人，明日再審施行。

如山巨筆難輕判，似佛慈心待細參。
公案見成翻者少，覆盆何處不冤含。

大察院小開門，掛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縣官朝暮問安，自不必說。話分兩頭，再說梁尚賓自聞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倒寬了八分。一日，聽得門前喧嚷，在壁縫張看時，只見一箇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白布道袍，口內打江西

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
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疋布不曾發脫急切要
投個主兒情願讓些價錢衆人中有要買一疋的有
要兩疋三疋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
時還不得動身那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
也罷梁尚賓聽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你那客人
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錢客人道有四百餘疋本錢
二百兩梁尚賓道一時間那得個主兒須是肯折些
方有人貪你客人道便折十來兩也說不得只要快
當輕鬆了身子好走路梁尚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

詐處少

因有這八十兩在

激之妙

上去翻復細看口裡只說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不做箇要買的只管翻亂了我的布包擔閣人的生意梁尚賓道怎見得我不像箇買的客人道你要買時借銀子來看梁尚賓道你若加二肯折我將八十兩銀子替你出脫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獃話做經紀的那裡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投誰一般樣擔閣了我說不像要買的又冷笑道這北門外許多人家就沒個財主四百疋布便買不起罷罷搖到東門尋主兒去梁尚賓聽說心中不忿又見價錢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這客人好

欺負人我偏要都買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真箇都買我的我便讓你二十兩梁尚賓定要折四十兩客人不肯衆人道客人你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處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衆人勸不過道罷這十兩銀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銀子兌過我還要趕夜路梁尚賓道銀子湊不來許多有幾件首飾可用得着麼客人道首飾也就是銀子只要公道作價梁尚賓邀入客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鍾共兌准了一百兩又金首飾盡數搬來衆人公同估價勾了七十

兩之數與客收訖交割了布疋梁尚賓看這小文貼售布便宜歡喜無限正是

貪痴無底蛇吞象　禍福難明螳捕蟬

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托病開門密密分付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疋先雇下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地帶個門子私行到此聶千戶就扮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做看船的小廝並無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却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塡上梁尚賓名字就着聶千戶密拿又寫書一封請顧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史

回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賓已解到了、顧僉事也
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後堂、留顧僉事小飯、坐間顧僉
事又提起魯學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
到此、正為這場公案、要剖箇明白、便教門子開了護
書匣、取出銀鈿二對、及許多首飾、送與顧僉事看、顧
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大驚問道、那里來的、御史道
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幾件東西上、老年伯請
寬坐、容小姪出堂問這起數與老年伯看、釋此不決
之疑、御史分付開門、仍喚魯學曾一起複審、御史且
教帶在一邊、喚梁尚賓當面、御史喝道、梁尚賓你在

顧僉事家幹得好事梁尚賓聽得這句好似青天裡聞了箇霹靂正要硬着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銀鍾首飾與他認贓問道這些東西那裏來的梁尚賓擡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賣布的客人唬得頓口無言只叫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你只將實情寫供狀來梁尚賓料賴不過只得招稱了你說招詞怎麽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二隻爲證

寫供狀梁尚賓只因表弟魯學曾岳母念他貧約他助行聘爲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緩他行乘昏黑假學曾園公引人内室門見了孟夫人把

金銀厚相贈因留宿有了奸騙情三日後學曾來

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公老歐上來你仔細認一認那夜間園上假裝魯公子的可是這箇人老歐睜開兩眼看了道爺爺正是他御史喝教皂隸把梁尚賓重責八十將魯學曾枷杻打開就套在梁尚賓身上合依強奸論斬發本縣監候處決布四百疋追出仍給舖戶取價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釵金鈿斷還魯學曾俱釋放寧家魯學曾拜謝活命之恩

正是

奸如明鏡照　恩喜覆盆開
生死俱無憾　神明御史臺

却說領僉事在後堂聽了這番審錄驚駭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稱謝道若非老公祖神明燭照小女之冤幾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姪如此如此領僉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賓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幾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追問御史道容易便行文書仰石城縣提梁尚賓妻嚴審仍追餘贓回報領僉事別了御史自回却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監

中取出梁尚賓問道你妻子姓甚這一事曾否知情梁尚賓正懊恨老婆答應道妻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僉票差人提田氏到官話分兩頭却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當時帶了休書上轎逕擡到顧僉事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箇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却是個藝生標緻婦人吃了一驚問道是誰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賓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爲不義只

恐連累預先離異了貴宅老爺不如求夫人救命就罷就取出休書呈上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親俺爹害得我好苦也夫人聽得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話說只見田氏雙眸緊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悞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訪險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悞了他母親若念孩兒替爹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脈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

了、管家婆和丫鬟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復哭起、衆丫鬟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你、如見我女兒一般、你做我的義女肯麼、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賤妾有幸、夫人歡喜、就留住身邊了、顧僉事回家、聞說田氏先期離異、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貧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為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負冤一事、他千叮萬囑休

絕了曾家一脉姻親如今田氏少艾何不就招了曾公子爲婿以續前緣顧僉事見曾學曾無辜受害甚足惧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曾公子生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事曾公子冉三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鈿爲聘擇日過門成親原來顧僉事在曾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姪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貧簡秀才並不說真名真姓到完婚以後田氏方纔曉得就是曾公子公子方纔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兩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顧僉事無子曾公子承受了

收拾乾淨

他的家私發憤攻書顧僉事見他三場通透送入國子監連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曾一姓顧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

一夜歡娛害自身　百年姻眷屬他人

世間用計行奸者　請看當時梁尚賓